吳郡志卷十六

虎邱

虎邱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中小邱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illegible]劍池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邱唐避諱曰武邱劍池浙中絕景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憨憨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

不及所聞獨虎邱所聞不及所見也具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同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爲銘序云武邱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攷證等門

獨孤及夜宴序云方今內有夔龍皐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虎邱奠吳西門崒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鑠丹霞白雲於蓬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烟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眺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趍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挽雲山爲我輩硯竹帛如草芥頹然樂極衆慮皆遺於是奮髯屢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爲此山故事

皎然陪陸長原裴樞遊武邱雲木夾雙剎遙疑涌平陂入門見藏

山元化何由窺叟組探詭怪停驂訪幽奇情高氣爲爽德暇春亦隨瑤草自的皪黃樓爭敝虧金精發壞陵劍彩沈靈池一覽匝天界中峰步未移應來遠公石列坐掇松枝

李峴 劍池闔閭葬日勞人力贏政穿來役鬼功澄碧尚疑神物在等閑雷雨起潭中

趙嘏 虎邱贈魚處士 蘭若雲深處前年客重過巖空秋色動水闊夕陽多早負江湖志今如鬢髮何惟君閑勝我釣艇在煙波

皮日休 虎邱寺西小溪閑泛詩 鼓子花明白石岍桃枝竹覆翠嵐溪分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

陸龜蒙 樹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涯一里千里曲直是漁翁行也迷

許渾 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吳苑秋風月落頻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世間誰似西林客一臥煙霞四十春

權德輿 酬陸四十虎邱對月 東風變蘅薄時景日妍和更想千峰夜浩然幽意多蕙香襲閒趾松露滴喬柯一潭影漾霞月石牀封薜蘿夫君卅歲時已負青冥姿龍虎一門盛淵深四海推騣騣步躡褭婉娩翥長離元圖畫瓊樹家林輕桂枝聲榮徙外變活淡方自適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芊蔓瑤草秀斷續雲竇滴芳訊發幽緘新詩比艮覿故人石渠署美價滿中朝落日杉松直芬芬茀杜飄雄詞鼓溟海曠度豁烟霄營道幸同術論心皆後渴循環伐木詠緬邈招隱情慙茲擁腫才愛彼潺湲清拘牽尚多故夢想何由并終結方外期不待華

髮生白居易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
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
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邱不厭西邱寺閒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
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戲怪鳴
珂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搭容嬋娟耀躚躚躋香花助羅綺鍾
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
非多 武邱寺路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
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李去年種緋時數十株
好住湖隄上長留一道春 武邱寺路宴留別銀泥裙
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清管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
駮轎嘶嘶斷銷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
詠處女墳湖北虎邱西一登一林作 李紳 秋山古寺東西遠竹
院松門悵望同幽鳥靜時侵徑月野煙消處滿林風塔分
朱鴈餘霞外刹對金螭落照中官備散寮身却累往來慙
謝二蓮宮 劉禹錫 青林虎邱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來
遙從鳥飛處茲峰淪寶玉千載惟邱其埋劍人空傳鑿山
龍已去捫蘿披翳薈路轉夕陰遽虎嘯崖谷寒猿鳴松杉
暮徘徊北樓上海江窮一顧日映千里帆鴉歸萬家樹暫
因愜所適果得捐外慮庭暗棲還雲簷香滴甘露久迷空
寂理多爲聲華故永欲投此山餘生豈能誤 劉禹錫 虎邱
見元相公題名愴然有詠 江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

邱山因公蚤貴兼才美不得多時在世間

登虎邱望海樓

獨宿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戸山月方出嶺碧池涵劒彩寶刹搖星影邦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

我本長殷周遭羅歷泰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自近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鳥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

豈

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余鬼神所君共幽賞

顏貞卿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西寺了今五十春塌衣從舊賞林壑究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所勝長劒池一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登增仰生一拾宅歎𠙶珉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名高清遠岻文聚斗牛津迹異心寧間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挹光塵

李德裕追和顏貞卿

茂苑有靈峯嗟余未遊觀藏山在平陸壞谷爲高岸岡繞數仞檣巘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囘斡資奇翫鏐騰昔虎踞劒沒常龍煥潭無入海底釜吟聳霄半層巒未昇日哀狖寧知旦猱篠夏疑陰碧林秋不換冥搜既窕窕迴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𧄍英亂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共扣京玉音皆舒文繡一段難追彥同賞朧曨（元人所稱常過其實唯見虎邱嘯遊其所聞）徒起興公歎一夕如再升含毫星

斗爛皮日休追和清遠道士詩序虎邱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末以鬼神自謂亦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倘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師魯公愛之刻於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顏之敘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之寡和又尚獨君詩二首亦甚奇創余嗜古者嘉而樂之因繼而爲和答不知孰氏之作其辭古而悲亦存于篇末隱清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詩云成道自衰周避世窮炎漢荆杞雖云梗烟霞尚容竄茲岑信靈異吾懷愿流歡古澀石鐵銑嵐重輕埃湯松高賦幽遥蘋末著孤岸諸蘿幄幕暗衆鳥陶匏亂巖罅地中心海光天一半元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蟾蜍生夕景亢瀣餘清旦風人採幽什墨客學靈翰嗟余慕斯文一詠復三歎顯晦雖不同茲吟粗堪贊

陸龜蒙追和清遠道士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况茲邁古士復歷蒼崖顛辰經幾十萬邈與靈壽歡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湯羸僧下高閣獨鳥沒遠岸嘯初風雨來吟餘鍾唄亂如何鍊精魂萬祀忽欲半寧爲斷臂憂肯作秋柏散吾聞酆宮內日月自昏旦左右修文郎縱橫灑篇翰斯人久冥漠得不垂慨歎庶或有神交相贊重與賢

陸龜蒙補沈恭子詩序案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

既爲神怪之儔得非姓氏謚爲恭子乎趙宣子韓獻子之類耶恭子美謚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闕其文以爲恭子之恨乃作一章存于篇中亦補亡之義也詩云靈質貫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怨寡儔我亦小國允易名漸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遙遊攜手桂枝下屬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落日倚石壁天寒登古邱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翠鈌月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反爲情所困異材偶絕境佳藻窮冥搜慮傾寂寞音敢作雜佩訓

晁迥遊虎邱詩序余罷掌賦東陽歸次蘇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餞乎閭門且日虎邱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沛然愜心諾而偕往由枝泒乘水輿嘯清風目幽趣棹工叢力葉舟如飛拂白英以半開紫紅對以傍出造詣幽境負無纖塵相與披煙蘿凌磴道杳疑天外作爲佛宮俯臨劍池呀若斷岍一磊砢嵒崒不能形容肆凝覽以東周惜頹景之西匿一觴一詠柷興而還遂裁八章以表嘉會時淳化四載自序詩云餞別閶門復少留故人邀我浣離愁旋沽美醞乘漁艇急棹斜陽到虎邱千古劍池呀怪石一方金地枕清流歸時脊戀情無限不得從容秉燭遊

王禹偁蘇牆圖着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寺裏不教幽境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迴來此便忘還

遊虎邱觀白傳舊題因而有

作樂天曾守郡酷愛虎邱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羣麋鹿忘機狎鷗鷺乘興郎一到興盡聊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閑 徒勞官職在天涯一望家園一派垂不是虎邱多勝槩拂衣歸去已多時

吳王墓

惜哉吳王墓秦帝欲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禍不待虎跡銷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陳堯佐

雲際樓臺樹杪軒孤松千尺聳平田危欄遠思微吟好隱隱秋帆半入天 人間靈迹遍曾遊秪欠吳門訪虎邱今日偶來無限感闔閭墳左劒池頭

丁謂

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虎邱山仙飆時傍潺湲起珍羽多從杳靄還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懷舊是偷閒

梅詢

鳳池初下陟孱顏虎寺重遊啟舊關金鈚傳呼投釣渚寶天輝映讀書山臥龍昔日曾三顧遼鶴千年始一還應為蒼生須再起草堂蘿幄詎容閒

范仲淹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劒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烟瓦亘東南

蔣堂

虎邱何為山鯨波湧而顯沽謂湧也海惟青鎮一隅峙秀狀無限遙峯乃衆陰四望拱孤巘上有梵王家高壓長洲苑遊人接踵來千里必重趼奔走趨層巔凌競陟雲棧下瞰洞庭甲傍眺靈巖淺巍乎屹寶閣仰之目睛眩中有明光書麗若日星烜三朝所祕藏百靈共幽贊茲焉眞福庭瞻者肯色灑鍇負覺塵世非恍如化城現塔頂拂彤霞

山脚環清咧北崖宿雪寒東阜晨曦暖陰森巖腹空詰屈
廊腰轉秋磬落雲端宵燈耿天半處者病惱觸來者鈍根
遺予膺邪寄時所歷遊屐遍不領旌旗行恐驚禽鹿散捫
蘿窮邃深據檻望平遠尋幽既歡欣訪古或興歎葬金墳
已隳淬劍池猶漫氷霰凋古杉皴櫨岬詠朱丹浮斷簡（今秋
崖下泉湧得竹簡數片皆朱書有古年號）珍重講石存識評鬼詩誕唐賢留風
什遺墨羅紛版險語悉冥搜濤景不可追（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
國朝有筆札巖壁刻稜嶒刀稍君謨書龍蛇不疑篆（蔡書[illegible]池
壁篆公臺）生二美賁禪扃千古駭人眼於時出世師淨住日營
緇發緣善侶臻畢力梓工儔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絢海
衆咸安棲宗風愈恢闡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滿自惟挂
纓歸心與紛挐斷每來尋香刹常得寂野弁久留連漏移
相接犀談款露井汲雲漿瀣斷擢水蓺試芳荈最憐草樹
春幾愛烟嵐晚願借一庵石於茲修止觀　林端生色美
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潛想地遺
靈僧窓松竹冬尤茂寺路煙霞晝亦冥自愧踰年假瞻守
一迴方得扣禪扃張伯玉東客從來過虎邱橋花渡口維
扁舟閶門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飈颼憶昔吳王全盛
日水犀十萬横吳鈎楚山既掘荆人塚越嶺仍將句踐囚
豈謂西施能破國誰知麋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
深閑照劍池秋王紳山頭古寺多陳迹故國空餘氣象雄
霸業已隨流水去闔閭墳草又西風蘇軾入門無平地石

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哇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事暇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日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艮自咍歸田行可請

和劉孝叔會虎邱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濃鶴閑雲作聳驢臥草埋峯跪屐若可教十鄰應更容因公問同老何處定相逢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只遣三千履來遊十二峯林空　答倩唱潭淨寫哀容歸去瑤臺路還如月下逢

宋長文蒲章諸公唱和詩題辭虎邱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郛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佛宮寶塔精廬重樓飛閣碕礒崚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皆嘗集錄吳郡詩得虎邱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弭節閭門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於是樞密蔡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君欣聞嘉製屬而和之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鍾律足以為

海濱之榮觀中吳之美寶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於是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它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

蒲宗孟

長松遥步水灣環寺據吳王冢墓間復石千層開碧玉疏圍十里裏青山壁從地上斷巘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生公講臺下無人說法但空還

遊虎邱因書錢塘舊遊

失却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遊東[illegible]昨夜思龍井曉雨全家入虎邱望見遠峯疑石衕[illegible][illegible]芊溪尋歸路認花樓[illegible][illegible]明朝一出閶門去清夢逡知在兩州

章子厚

閶門城外小層巒瘦竹寒松數里間並岍逢僧知近寺入門鑿石漸登山鈍鉤劍化空池在幽獨詩成白日閑遊客幸無官事來何須齋舫歛昏還傳聞城角脫行舟自擁笙歌選勝遊偶爲寒江阻潮汐舟容滿門廚林邱燕回吳苑風和雪夢斷錢塘月滿樓一盞把蘇杭好烟景醉吟將去詫東州

蘇舜欽

重事飄然付一舟吳山巔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釀酒聊驅萬古愁峽東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空自差

楊備

閶門城見古荒邱雲裏鐘聲滿寺樓白虎金晶人不見昔曾雄踞此山頭

劍池

三尺龍盤古到今波光凝碧暮雲深沈綠不斷應無底山腳池心徹海心

試劍石

白刃凝霜照水寒當時入匣便迴鑾巖前片石猶中斷切玉如泥也不難

生公講堂

海上名山即虎邱生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說法千人坐曾見巖邊石點頭孫

靚冬溫陽久亢一雪意頗快乘興泛扁舟出郭信如適放
棹得虎邱恍然銀色界瑤山爽細遲瓊樹偃曲蓋引步到
層樓極目吳城隘飛鶩翔空中千峯冪天外景虛雲可凌
寒重酒易解羣兒慶老翁於此氣不儙　多病身如寄長
貪氣自華只將窮事業便當老生涯泥飲醉生纈挑燈喜
見華毿毿香火社問病到毗耶禪客青鞋軟詩翁白帽斜
驚回蝶栩栩喜聽鵲查查推戶風敲竹登牀雨散花匆匆
一笑許雙屐上青霞程俱回顧渺平野孤撐見林邱常疑
湧池出倘復海所浮上有千人臺靈蹤想前修無情肯深
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干斗牛陰崖不見日草
木皆先秋雨晉多遠士東亭挹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
之幽一朝施白足棄去如毛輶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
　尋壑復經邱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桐葉最知秋虎
去蔡藿盡龍歸蛙黽愁振衣臨石壁末羨習池遊何麒平
地湧巖壑稜層驚大雄何會遠人世眞欲傍天宮白虎威
靈在赤烏綠影空生公能說法音與塔鈴同方惟深晉人
事高曠所得多奇僻雲巖佛子盧會爲二王宅當時槃樂
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余好徘徊想遺跡那知非昔人復
作登臨客　劒池雲崖倚天開蒼淵下澄澈世傳靈劒飛
山石千丈裂神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渀難詰歲久
多異說惟當清夜來靜賞潭上月　千人石生公天人師
講法花雨墮當時聽法衆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

不敢汚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不肯歸石上看雲臥〔方仲荀〕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劒會此鑿孱顏

〔王禹偁〕劒池銘并序

虎邱劒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皇之事以爲詭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剡儒家者流不可語怪因爲銘以辯之銘曰茂苑之側震澤之濵岡湄巖巖虎邱沈沈劒池峻不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怪化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嫉忌危陷其泉也蓋取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離艮有止兆蒙無亨期構此屯難成乎險巇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鑿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兩儀分別爭融鬬結擊搏而裂斷壁雙揭摩雲不徹翠禿青殘挫鋭而中絕寒流下咽犇山未決雪塞雷收拗怒而曲折蹙束湍瀨呀槎洞穴鰌翻成窟龍戰有血匪自人力蓋從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實自然劒何妄傳我欲游道如池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勤銘山巔破衆惑焉言余志焉〔徐熥〕劒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欄干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𧩨請

吳郡志卷十七

橋梁

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為準分而為四達隨方敘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婁門齊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東漢顧訓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名試飲橋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憩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常居其旁皮日休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迴文幾枚竹筍送德曜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緣澗藥承家事少爲溪雲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教他孫壽聞

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闔閭有苑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爲闔閭故跡縣前東南故傳皆闔閭苑囿遊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爲虎頭將軍父亡五日絕漿而死郡人爲之造橋吳地記

四通橋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吳王闔閭造吳地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馬黃橋　管家橋　紅爐子橋

換馬橋　瓶場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宮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又吳地記云夫差女勝玉出葬日仙鶴舞引葬鳴於市因號橋曰鶴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狄勝橋　華家橋

跨塘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新街橋　吳郎橋

廟堂橋　任蔣橋　南新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顧周橋　雙板橋　大郎橋
衆喜橋　雪糕橋　積慶橋
蘇軍橋　衆安橋　通利橋
慶歷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寺莊橋　奚家橋　富孫橋
魏家橋　唐家橋　羅家橋
熙寧橋　廟堂橋　張香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棧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錢都衙橋　兵馬使橋

胡廂使橋　打急路橋　北張家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徐鯉魚橋

廣化寺後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長洲縣前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西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 閶門

臯橋在吳縣西北閶門內漢議郎臯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 李紳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囂塵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太尉橋

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至德廟橋在太伯廟前以廟故名

張廣橋

慈悲橋　烏盆橋　鄔家橋

穀市橋　小市橋　小平橋

普濟橋　魚行橋　柳毅橋

虎蹲橋　梵門橋　徐胡橋

劉家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仰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書橋

席家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翁家橋　丁家橋

艇船橋　安民橋　崇利橋
單家橋　曹使橋　絲行橋
利市橋　鵝欄橋　鴨舍橋
濟川橋　皷鞋橋　蒲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盧家橋
使橋　錢橋　紅橋
宮橋　洞橋　隆興橋隆興元年建
黃牛坊橋　錢駙馬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黃土塔橋
西蔣家橋　小蓮湖橋　女冠子院橋
陸侍郎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革自德淸退老于吳以通議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以提刑名橋子秉爲發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葑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仙之地事具異聞至和元年僧達本重建橋序乘魚橋當姑蘇之要律茂苑之靈跡按吳地誌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

高於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騰飛宛轉篤空上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舊傳古有烏鵲館橋因其館得名楊備烏鵲橋上元詩云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爲秋河織女塡

竹隔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司前　清道橋

迎葑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董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鴨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臙脂橋 驅鬼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盡市橋
顧亭橋 遊仙橋 平橋
閶橋 草橋 甫橋
洞橋 祝橋 星橋
磚橋 程橋 營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書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涇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紹興二十七年內建

樂橋之西南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梅摯過白頭橋詩云白頭橋柰白頭何避[illegible]公人避[illegible]名舊德如存故老謌不特輿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西館橋　太平橋　鷹行橋

市曹橋　白礚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瀆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剪金橋

銀錠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憩橋吳軍憩歇因名之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為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久廢闕淳熙十六年縣令趙彥真始復修之勝槩為吳中第一

新橋在盤門分為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綵雲橋並盤門外　虹橋婁門

虹橋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半塘寺前　便山橋虎邱寺前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楓橋普明院

洞橋已上並閶門外　斜橋　安里橋已上並葑門外

秀峰橋　顔橋　張墅橋

新郭橋　藏圓橋　楞伽寺橋

謳橋　埄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僉貝錢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塘也

練墟新橋已上盤門外

已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詳見舊經

縣橋　驛橋　程橋

看婆橋　雙鳳橋　馬郄橋

泄水橋　通泄橋　富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阜基橋

盛墩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泄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舊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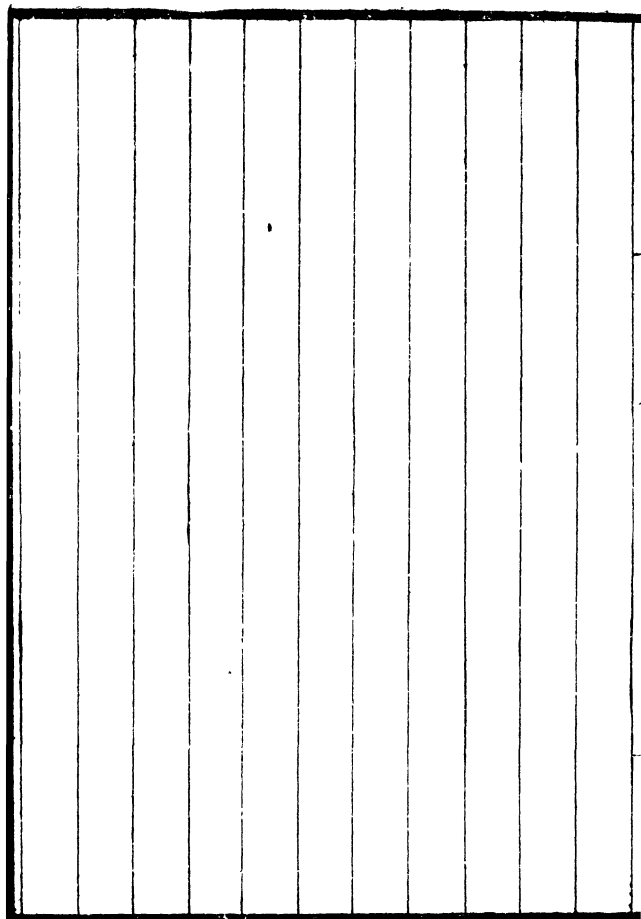
安民橋在新涇中　利民橋在七里涇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經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歷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横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内絕景唯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　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爲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圯下矣橋兩圯南有匯澤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鄭獬吳江橋詩云三百欄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

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
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潮蔣堂鴈翅橋横五湖北
翬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藪
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吳郡志卷十八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囘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囘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辯證門

白居易泛太湖書事寄元稹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翻白驚鼓跳魚撥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皮日休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瓈色連空淡無纇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二雙雙露矛戟悠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乍獵獵驚波罨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折樹動為蜃尾山浮似鼇脊落照射鴻溶清輝蕩抛墟

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摘漸瞑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汃肌上生瘰瘭詭異足邅迴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 陸龜蒙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爲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彤鍛䶬蝂聳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佶栗坑來斗呀豁涌處驚崖崒嶮異拔能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妥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筆巉巉見銅闕湖中彎際山有闕闕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趍去勢猶橫逸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太湖上象咸池五車之氣數一水五名池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閬匹肅爲靈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狀王之北堂饞迎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聱反語處耳鵵乙何當授眞檢得召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 楊備

魚舠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 蘇子美

望太湖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八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 梅堯臣

東吳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烟沈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

皮日休

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爲明月灣半岩翡

翠巢望見不可攀栖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鬘松瘿忽似狖石文或如虢釣壇兩三處苔老腥斒斑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橋栽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闕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住處好處無境刪袚然不自適脈脈當湖山 陸龜蒙

昔聞明月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秖傷荒野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釐周迴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兼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鏦銚嬌積漸調參差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濤光悄不動萬象寒𠴨𠴨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皮日休

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綵艎六宮鬧艨衝後軍肅一陣水霽風空中蕩平漾烏䑺避錦帆龍軫防鐵軸流蘇惹烟浪羽葆飄巖谷靈境太蹂踐因茲塞林屋空闊嫌太湖崎嶇開練瀆三尋鑿石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礫碎如丹粟波殿鄭妲醉蟾閣西施宿幾轉含烟舟一唱來雲曲不知欄楯上夜有越人鏃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宮養麋鹿國破溝亦淺代變草空綠白馬都不知朝眠還暮浴 陸龜蒙

越恃君子衆大將壓全吳遂祠孫人卒君吳將派

天澤以練舟師徒一境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僊束洪波坐似馮夷軀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千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儲胥鳳柙半鶴郄錦杠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浩隨風駈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爲墟兵利德日削反爲讐國屠至今釣鏃殘尚與泥沙俱照此月倍苦來茲煙亦孤丁魂尚有淚合灑青楓枯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舊傳吳王避暑處周迴湖水一灣冰色澄徹寒光逼人眞可銷夏也

（皮日休）太湖有曲處其門爲兩涯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號爲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掃粉墨松竹調塤篪山果紅軼輵水苔清鬖髿木陰厚若瓦巖磴滑如飴我來此遊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盤石上肅肅寒生肌小艖或可泛紡謳之斷短策或可支行驚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斂袖弄輕浪解巾敵凉颸但有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暍死緣奔馳此中便可老焉用名利爲

（陸龜蒙）霞島焰難泊雲峯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岍過新雨高羅藍橫流遙風吹蒹葭折處鳴颸颸昔予守圭竇過於同祿因日爲蘧篨徒觫之齒䵳二韽分作衹禂嚳蠍戰衣二音顧狎寒水怪不封朱轂侯豈知煙浪涯坐可思重表健若數尺鯉汎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名

焦邱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消憂

投龍潭在龜山

（皮日休）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木瀑龍巢腥風卷蛟室曉來林岑靜濘色如怒日氣涌推炱煠波澄掃純漆下有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月中珠母見烟際楓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辟時有慕道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蜿蜒投之光焌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祕邃君將接神物聯用申祀事鎔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眞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誥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目色燒山翠吾皇病秦漢豈獨探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爲巨浸污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唯貪血食飽但據驪珠睡何必費黃金年年投星使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則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皮日休）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黑蛺蝶粘蓮蘂紅蜻蜓裹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共君作箇生涯　拂釣清風

細麗飄蓑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梢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

陸龜蒙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挂席搖搖白蘋知秋露裹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酒旗竿倚河橋　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　相逢斷岸沈漁罶約略鮣䌰缸音都鄰村送客朧艄卽是淸霜刮野乘閑莫厭裘重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辨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

程俱松江賦鴟夷子皮旣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歷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掀輕輈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奏實爲五湖地脉四達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障七十有二畛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日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倏忽飄盼之下採石明月之灣䩉𦛚脯𩡏音都草衣木茹泊若追羲

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還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莽燭龍洗光于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旣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望散荒墟於垤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棲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攬五湖于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蔕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旣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丈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殘忍烏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悞機先見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廧潰江流稽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

亂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艅艎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負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聞者五季棼亂錢鏐崛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爲二城鎮威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艥舡艭蚳蟎蹣舣版圖入朝置爲縣治畫井疆設羣吏皐畝碁別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會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歎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適而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邱夫子亦嘗弔抉眼之忠魂而訪伏劒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璐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晼晚而將暮兮路旣邇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音未息蘧然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宋之問夜渡吳松江懷古）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濆棹撥魚龍氣舟衝鴻鴈羣信潮頓覺滿晴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爲吳君謀士伏劒死至今悲所聞（又渡吳江別王長史）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劒

別離初沒書成鴈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張懷多
年僕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鷲馬雖然貪短豆野麋
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鳥唯應信此心見說新
橋好風景會須乘月濯煩襟劉長卿洞庭初下葉南客不
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
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杜牧蘇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
遠樹蒼蒼江湖潮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殿涼月轉碧梧
移鶴影露低紅草濕螢光文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
華堂泊松江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
湖雨一相失夜泊橫塘心渺然白居易松江亭攜樂觀漁
震澤平無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爲客始經過水面
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鱠紅鯉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
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薛據泊震澤口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水洶洶
値漁翁窈窱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鴈湖上
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寥落星欲盡瞳
曚氣漸收行藏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劒范蠡亦
乘流歎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許渾泊松江渡漠漠故宮
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蒹
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皮日休松江早春松
陵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事分明
數得鱠殘魚陸龜蒙柳下江飡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

一生無事烟波足唯有沙邊水勃公〔錢昭度憶具區〕平生愛具區島嶼夾陂湖竹兩籠鸂鶒花烟溼鵁鶄神仙疑有宅魚鼈自爲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粳粳香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虀飽食不爲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又憶吳松江晚泊〕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隄遡清風淡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獨在後當時誰與同渧憶泉下婦〔蔡肇除夜宿垂虹亭〕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除無市井下田水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層稜出春到重湖鱗甲生橋下霜蛟貪睡美爲槌千鼓作雷聲〔王禹偁中郎亭〕樹擬江鄉雅稱詩翁賦醉章蓴菜鱸魚好時節晚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抛塵網去釣舟閑倚畫欄傍二年爲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輪野鳥一蓑疎雨屬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埃塵〔又松江亭〕登臨陡覺抱塵埃時有清風颯颯滿懷螮蝀一條連古岍玻璃萬頃自天來寒光浩渺輕烟闊綠玉參差遠岫排南指閩山猶萬萬里遠人歸輿正無涯〔汎吳松江〕帶蓬疎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窓〔陳堯佐〕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

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　蔣堂游松江　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濺濺弄月波興盡歸來還更喜舞鷗相送入烟蘿

長橋觀魚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從横映遠汀蒲面白烟昏落月嶺頭殘澆混疎星鳴根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鱍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

中秋新橋對月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横截冷光中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蘇軾　吳越溪山興未窮强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江　了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滿一足速江中盡日倚攔擊呼風人笑年來二點慣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楊備　長橋　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沈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留一道青虹雨許頭

吳江　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酒鋼驚起鷺鷥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

章憲　松江閣　王文孺令宰　暑退涼生過雨天鳧飛鷺浴暮江前秋風小浪鴨頭水斜日輕帆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繹詩篇休嫌勝處開樽俎只欠冰輪特地圓

飛　泊松江　長隄牽百丈舴艋泝清漪山與殘霞暝水將秋色宜江寒征鴈度天遠暮帆遲贖欲浮家去烟波學子皮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楊備詩丁結交事耕耘田熟翻如虞芮君彼此持廉爲棄物一名交讓兩難分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事具冢墓門皮日休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楊備臨流何必弔前非且說吳宮得意時夾岸桃花烟水綠畫船安穩載西施

箭涇一名採香徑事具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西悉爲民田不復有湖民猶於

河之傍種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云楊備湖面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芰遶樓臺

可憐風物還依舊

曾見吳王六馬來

錦帆涇卽城裏沿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爲民間所侵有不通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運河之陽也今可通舟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爲蔬圃此種蓮舊蹟也上有採蓮涇橋

吳郡志卷十九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郟亶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考而近世郟亶暨其子僑及趙開論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否自有一時去取然亶僑考訂地理塘浦所在至爲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爲湖瀼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邱與權之記甚備今採載之邱與權記吳城東闉距崑山縣七十

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豬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從姦人緣之以遨劫行旅通鹽𣙜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絶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澮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挐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願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餱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粤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霾迅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

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　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楡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茭蒲芙蕖柟是計共八以爲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鱺瀼治新洋江自朱瀝至于淸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滄渚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瀼皆道而及江田無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牐用柏合抱以爲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牐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者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成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樸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爲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篨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篨中候

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於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濬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後郟亶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郟與權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熙寧三年崑山人郟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七丫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厥水

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浚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爲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入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宮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爲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疎闊殊

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爲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邪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鱺等瀼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堽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堽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

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堽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迹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堽身堽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横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横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堽門沙堰門吳堽顧廟堽丁堽李堽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横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堽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堽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堽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横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堽身之東其田尚有邱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堽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堽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迹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横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横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

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閘擴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堙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㊂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爲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

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爲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爲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

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𠻳𠻳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賙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堈阜以隔

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凡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

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堽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堽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堽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段鴨段大泗段港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稱〕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泊乎年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小浜即臣畔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鄉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

因人戶侵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臣少時見小虞浦闊十丈和塘並闊二十丈累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此目所觀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淤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淤沒也年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堈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昆山縣之東有河謂之黃浦[illegible]西面敬而浸太湖之水深又快故不必黃河之澱淤今湮而欲三江之不連於海不可白蟠時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隄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

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一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以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淪沒浄盡則堽阜之間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㊂論自來議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概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爲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將止倩兩浙連年治水無效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爲賞罰之格而此令逐縣令佐概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以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又不重故

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擘畫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效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堈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又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樁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效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滙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

范仲淹葉淸臣況范范仲淹葉淸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爲一縱浦七里爲一橫塘不過爲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計三十萬尺 闢四五尺畝 至和中開昆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土 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五千 爲兩岸每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只 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數寨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田千里而言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顧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爲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一河一百三十二步㪷二千二百八又爲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

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頃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隄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維岳始毀之蓋隄防既毀水得諸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具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豬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堰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

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愧浦顧匯浦養鱉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盞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邱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

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眞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稽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闞墓涇楊涇水涇樊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向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莊涇新橋

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鱻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己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畫爲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爲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堽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蒴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瀝十八條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渰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迹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爲雞鳴塘練祁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

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
浦魚浦上澳浦丁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
海浦南及浦江芧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
陳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
河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
浦唐章浦青州浦商𦊰灣横塘二條雞鳴浦練祁浦已上
塘浦四十條各是畎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
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
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
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
利也一太倉岡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
塘八條其横塘南自練祁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
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
横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
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横瀝半
涇塘青堰横瀝五家堰横瀝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
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堰
門薛市門黄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
門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曹
塘雙鳳塘斗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堰身已東塘浜門
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
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横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

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斗門或置堰而下爲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堰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横塘在崑山則爲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爲福山東横塘福山西横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鄺瀝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堀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了浦鄭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滋湖浦吳泗浦錨鄉浦下六河浦黄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鱺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浦黄泗浦横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横塘福山西横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堰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横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

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隳壞一時漫流瀦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俯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闊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因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闊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

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
是皆人力所爲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
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
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
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
次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
以灌田其堈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堈門或堰閘以潴
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
亶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亶既累上其說五年
九月詔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爲司農寺
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鑱板徧下州縣
許諸色人者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
以爲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
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
之亶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
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岸度用十
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
要以三年而蘇之田治矣朝廷始得亶書以爲可行遂眞
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
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爲擾多逃

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郟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聞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閧斥罵燈悉蹂踐驛門亦破亶幞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爲人所擘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鐃散衆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 僑書大略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

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者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渰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港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港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及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

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罾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湖沙半爲平地積雨滋久千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爲魚之患疑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己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滆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絶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閼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數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蠡與諸湖瀼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爲隄岸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前所

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爲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歟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埠爲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埠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壅塞決堰未多而民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隄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埠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

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爲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强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啟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爲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過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紓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

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爲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内即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岸然上流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岸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于江湖瀼合而爲一非徒無益爲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

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爲隄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而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與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成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豬瀉之餘其淺於者皆可修治永爲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

瀼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湖瀼則有大泖瀼汁塘瀼江家瀼百家瀼緩繇瀼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鴨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楮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爲斗門水瀦門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岸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溉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瀼大泗瀼百家瀼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岸開導涇浜卽前所謂湖瀼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漵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爲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郟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爲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爲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爲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

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爲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太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

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茭蘆叢生隄旁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砋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溉民田雖有水旱豈能侵歲哉

謗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

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仰莊徽差戸曹趙霖覔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爲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汎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堽身堽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由也堽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爲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己用亦爲堰斷以留餘

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
内外可以隨潮而啟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
之水與積水爲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
愈泄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
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爲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
爲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
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
啟閉三曰築圩裏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
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
人大小縱横設爲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
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瀆以詢究古跡得其
爲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爲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
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
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
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於澱
若一旦頓議開通地理遥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
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
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
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
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
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
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

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爲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卽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口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内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内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大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爲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栰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爲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開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爲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

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爲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爲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山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畎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能與

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裏田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關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絶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裏己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爲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常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張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溪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磾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

黄灣瀆皆積久不濬當分爲三等開修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仍差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具事目以聞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

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爲名別立價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爲募夫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塡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官各四員準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藥飲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

旌別以示勸奬特於提舉常平司歳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卽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擦拄橋開修至港口闊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

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墕坊北長三十四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祈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赤止一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

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赤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為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

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一丈
二赤高六赤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
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
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
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
闊一丈五赤深七赤刱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䦨門
二所又圍裏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
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赤
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
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
闊各六赤止七赤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

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
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
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
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既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犂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即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臾往攻離離至舍誡其妻曰我爲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捽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

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衞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

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慇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劒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乃諷諫王凊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

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蹴蹴微進欲啄螳蜋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爲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衞皆來會于善道

季札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昔

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家而耕乃舍之
札遂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
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至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
子未有患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必思自
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劒口弗敢言及還徐
君已死解其劒繫之冢樹由是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
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王執

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

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弒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

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為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

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為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為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

皐伯通漢賢者居皐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為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守盛

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悚岱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己候焉爲娼嫉者所中策遂囚之知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塡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更益其熾歆慚曰自威靈以來雖多英

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旣至極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淸議峻厲爲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爲己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子遜仕吳吳志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爲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

太子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瑁子喜遜子抗抗子景遜族子凱凱子禕

陸瑁字子章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劉少分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尚書諫疏納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僑扎之好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爲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孫皓時爲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允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明才通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賁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華覈以爲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

卒子式嗣

陸禕孫晧時爲將軍父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史華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官人孟玖譖機於穎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

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
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
縣社入爲中書侍郎爲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新書三
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淸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
誕書曰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
爲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敘略曰
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
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
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尚書入晉

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姪雎

陸雎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録尚書事謂雎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弟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

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廕其德字堯謚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絶俗歷職恪勤純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爲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閶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戸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淸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文帝

痛惜之謚曰簡子梁杲煦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瞭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沛國劉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陵王求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閑字遐業慧曉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别駕知難將作乃

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作亂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摽害之子厥繹襃（襄仕梁）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卲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謚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刃入齋害子

楙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邈嘉其節厚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閑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爲孝感所致爲鄱陽内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内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爲度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爲盟主爲賊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

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
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褰父閑被害褰終身
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
廚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界遷中書黄門
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褰書曰非唯貴門喪寳有識
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
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徽孫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
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
中丞婞直無所顧望號不畏强禦爲義興太守寛惠爲下

所稱卒官特進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
三十卷
陸煦杲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
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罩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
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
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
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
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
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

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陳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碁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尚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後遷吏部尚書詳練譜牒雅有識監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毁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琰同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強記受莊老於汝南周宏正學

成實論於僧瑫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玠字温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玠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玠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即成無加點竄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玠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卷

陸琛字深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邱公之子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

陸縉字士繻倕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爲中庶子縉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

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廨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參議政事卒諡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諡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都督荆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諡威子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

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甚高仕梁爲

婁令陳天嘉中召爲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慶後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況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紹泰中歷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謚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儒林鄭灼傳詡少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元嘉中爲祠部郎

隋陸揩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陛諮議參軍世有文集揩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中爲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明經仕隋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卽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巨劑僵偃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爲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

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爲左侍極檢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啖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爲天子爭臣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

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
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
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
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拜罷爲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政尚仁恕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
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真清終監
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寛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扎政有風績遷工部

尚書景融於象先從母弟也象先被劾景融諫不入則自

楚毋爲損威人多其友

陸東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𡚁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書三

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

既仕好薦藉寒品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風流敏

辨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極貴驟用而

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開元初

終太子詹事謚曰莊

陸璪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摧勒姦

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

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陸長源字泳舊史作泳之餘慶孫性剛而贍於學好談易無威儀而淸白自將罷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爲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驕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廷嗟悵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術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數言實參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

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元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屨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

隱義與召爲右拾遺時僉腐秉權歲數歎上言當謹視盜
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罷
卒贈左僕射謚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賓虞子舉進士一不中往從張
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
不少輟有田數百畝與江通常苦饑躬畚鍤之勤嗜茶置
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
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
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
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携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

下而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唐書龜蒙善爲賦絶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談苑龜蒙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張摶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終吳融爲作傳貽史官韋莊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蕘書北夢瑣言

陸誇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歐陽秬遺書詰其出處之遽誇遂還秬詹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眞練容典倨橫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歷兖蔡虢蘇四州刺史

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重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尚書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爲鄉先生建中靖
國初有詔求直言徽之進對與雍孝聞等力陳時政闕失
唱第日皆駮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徽之已卒

人物

顧琛字宏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並爲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爲吳郡太守琛雖貴達吳音不變

顧覬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覬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州刺史

謚曰簡子覬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甞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綈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蠡管謹删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矣請

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顥爲散騎郎俱不就

顧顥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赴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子烜爲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覬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淳旨者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内史出公祿葬疫死者王負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靈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攜之遊武邱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湘東王記室參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閭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素雅量邃遠安貧專靜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人申其屈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績之子庾亮薦翟陽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文苑英華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爲舉哀謚溫子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淸嚴不敢發口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

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
合卒無嗣息傅極羣書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
卷並行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烜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屬文十歲隨
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
理蓍龜占候蟲篆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絶侯景
之亂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長六尺
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伏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
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視其容貌似
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輿地志符瑞圖

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又撰通史要略國史紀傳未就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胤允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允永徽中修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穽移文獄神虎不爲害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

閑田募耕以便民閲武力利鎧仗號艮吏卒封本縣男贈
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
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謂顧氏
復徙吳會自晉司空和洎梁給事中耀至少連十三代矣
又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
該通六經高貫百氏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觀夏卿所
述望蓋耆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閔以拔萃甲科次師安
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禧字景蕃祖沂字歸聖知龔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
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戸讀誦博極
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

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襄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召
爲太學正卒歸葬虎邱
戴顒字仲若父逵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
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
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
吳守將及郡内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
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
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陳遺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
煑食輒刹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恒帶自隨及

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戸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盧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爲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戸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邱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弟點仕梁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陸澄虞悰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元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

沈吟道與奉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茸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陳景尚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經大行於世

梁邵陵王甚重之抱朴子

何點字子晳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眞素通美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於武邱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

宋齊之間累詔不就嘗患渴累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弟嗣本名犯太祖廟諱何嗣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先卒至是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嗣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嗣家世少壽惟祖尚之至七十二嗣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嗣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

孫修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陳
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
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仕梁國子助教召入壽
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
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見重於
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修道瑒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仕梁以
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立蕭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
史周將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盡有中流
之地奉表歸陳封褱縣侯召爲領軍將軍文帝謂曰昔朱
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改

鎭公安爲鄰境所憚畀遷五兵尚書卒謚曰桓瑒事親以
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築極
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嘗於山齋設講肆集元儒
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思過人爲
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勲
德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
左戸尚書蔡徵就宅宣勑鐫之畧曰天長路遠歲久靈多
功名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
仕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
孫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微時嘗與沈攸之共乘小船出都有

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刺史景文字宏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徽字伯彥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驎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憂三年縗絰不離身經冬

不御綿纊形體骨立杖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爲隕涕嘗在園中晝臥見人盜菜徐轉身向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爲學士校書郎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

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元素履貞確謙沖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奬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邱壑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爲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爲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

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逢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大歷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遇風濤舟幾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

使還囊橐惟衣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
侍餘姚郡公表歸上冢寵賜贈帛儒先以爲榮卒贈僕射
謚曰宣論撰數十篇

歸登字冲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又策賢良性
温恕嘗慕陸象先爲人正元初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
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
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起居舍
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晩槪懷順宗爲太子
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所先知帝膺而果于斷勸順納諫
爭內外傳爲讜言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

仁取羡錢億萬進京師劾奏請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
部尚書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旣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撰議則天皇
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員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旣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舉
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爲顏子復登制科累
拜尚書右丞湖南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廉
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
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
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
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

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卒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鋭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修撰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書記破朱泚公異爲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緒願絶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敎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憊見者憂

其死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束帛旌表其閭

後爲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

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遜牢切辭疾求

外所至以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

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潁川太守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領尚書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爲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爲相選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雍族人悌雍子邵穆一名裕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爲孫權腹心權欲揣曹操意遷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

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吳書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爲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與舅陸績齊名爲郡守舉善以敎風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拔而友之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邵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淸識絕倫獨見推重

自謝景羊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尚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奮威將軍

顧禺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士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

召拜侍中禍難方作輕舟而還元帝鎭江東以爲軍司謀畫皆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祕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爲鄱陽太守王敦作逆以軍期召衆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功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謚曰靖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曾祖容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總

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騏驎與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累遷中丞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官儀同三司謚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尉將軍曾孫琛仕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子温字惠恕少修節操容貎奇偉顧雍以爲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諸行遂併幽之駱統表理曰温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若忍威烈宥賢才以純大業固明朝之休光

也權終不納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寶鼎初使于晉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禎竝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淸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曰純少有淸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

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㓜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張禕少有孝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使酖王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卒子暢仕宋

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劉惔見之淸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當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尚書桓元篡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元爲吳郡太守一云爲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識便同載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

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吳書弟峻

沈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

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温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勅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笑林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温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虚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宮交惡據擁護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爵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桓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拒魏曹仁衆寡不敵桓謂諸將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

行師孰與桓邪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
拜前將軍封侯桓輕財貴義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
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
皆與共分其沒也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
喪事子異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破魏軍後假
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
卜靜字元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剡令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溫引爲選曹尚書性狷厲好爲淸議是
時郎曹混淆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別賢愚異貫遂爲浸潤
所譖

韋曜字宏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但言論經議爲不承詔收曜付獄徙其家零陵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吕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麾下奪囚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

之奇才吾衆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絶羣陸抗奇其勇畧用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輒爲鐵瑣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十餘年淸身率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奮論與王沈釋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

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縶惟誕與顧循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淸修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

該通百氏詔謚文貞先生三子奭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

泉子蔚家世好學關內侯蔚子文才亦知名

人物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固辭以疾就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爲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守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裕之玄子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常談義飲酒喧呼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離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㴱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

張承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隷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承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都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承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子瓌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爲東遷令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棲遲下邑名器方顯終當大至歷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從益州刺史益士安其政齊建

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
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
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
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謚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爲晉瑯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
元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
時寇亂年飢又資饋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
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絶人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卒
謚曰簡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轜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慼慕之色求母遺
物唯得一扇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性整肅風韻甚

高好讀元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少微禕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改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元凶弑逆義宣舉兵暢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義宣

敗暢見原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袁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齊建元初爲中書令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蜀柳狀若絲縷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其見賞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

散之淸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蘆葭轜車引柩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焉謚簡子子充仕齊

張瓌字逸祖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祿免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者事捷告張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顧暠陸閑少年未知名瓌引爲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爲知人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淸鬱林之廢朝臣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

屢啟還吳梁天監中卒弟稷子率並仕梁

張沖字思約敷弟柬之子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仕齊爲青冀二州刺史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産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者驚異

聚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殺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屐負土成墳與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又啟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于世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弟寶積

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腰輿謁蕭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自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善

之後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瓌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
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没廬墓六年性疎率明
悟有才略仕齊衛尉卿東昏之難爲梁武佐命然常愧之
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禄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
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嵊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張嵊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方雅有
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刃不聽音樂
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爲之筵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
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爲吳興太守侯

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嵊嵊斬其使景遣侯子鑒擊嵊嵊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刃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與子孫同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弟畧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瓌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限爲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少元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才沈約目爲南金梁武帝時爲文德待詔帝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

意便是宰相才祕書丞天下淸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卒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種字士苗丞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淸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凶

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景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方卽吉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謚元子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

張稜仕梁種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頃之

爲吳郡太守卒謚穆子
張纘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纘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燠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

嗣息俱絶

張仲字叔元郡人仕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兼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官至漢王侍讀

張後允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允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諡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恒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謚

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盧樅死白其母曰樅免而鎰貶黙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戸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郞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賊姦所乘以殁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嵩等矣

張從師郡人張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參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冲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羣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邱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

秋弟從申時爲祕書省正字從師祖損之隋侍御史水部
郎損之生沼碩學麗藻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申自有
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
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顚初仕爲常
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
筆蹟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
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
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文宗時詔以李白
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僅字幾道與里人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荆公公作三經

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誦者爲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爲方挽詩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遂居吳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鏻戶部尚書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潮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任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迥

中又爲島嶼修篁嘉木掩映隈奥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彊舊圃以居云松陵集

孫發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當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敎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吳越備史

殷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趣裝東歸侍母居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

奏授試崑山尉不就子侑遂顯宦馮宿集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罷卷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芥耳但乇年從宦勿干英雄仁璧旣成名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固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辭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温訥蘇州人吳武忠王楊行密時爲大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温

果待威甚恭威得遠鎮訥之力也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圍姑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縣銅鈴鐵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戴萍荇而行因得入城既而復出凡在水中三日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為神軍中皆服福奇才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置軍鎮命福主之許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備史遺事）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溫公詩話）

鄭夷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夷甫命不過三十五歲慼慼歎曰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儼立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崔伯易為墓

誌略叙其事墨客揮犀筆談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奇敏講學陽山澄照寺吳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交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摧天人吾曹敵也由此聲名益顯眞宗卽位銳意人物內出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强寇起召知曹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爲侍御史淸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佚我以老日閱舊史一卷以代賓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

家當以士德王天下又言眞宗當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衆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以休息天下又請罷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遷知制誥出知鄧州卒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

龔識給事中眞（正字犯孝廟諱嫌名）儀之子端拱元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本朝襲唐製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目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使本朝吳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達題名以識爲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

於後其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紙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丁謂字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袖文謁王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爲寇謂諭以禍福蠻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爲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

代寇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仁宗即位進
司徒侍中爲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貶崖州司
戸參軍在崖五年累徙光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
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
至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鉞以至宰相國
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
鄉人至今德之祠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踈雋幼習弓矢擊
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
官詣府白事有倅踞坐不起即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
怒劾之除名歸吳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至今詠

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酤數倍景德中獻所撰虎鈐經應籌策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攜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贄二令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續歸田錄

祝庶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

習以爲司天靈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爲吏以清白稱慶歷中屏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司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戩字天休吳人居阜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戩强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繩治豪宗大姓流姦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皦核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行邊至鎭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塞塵起有報西戎至戩云此必川兵按邊回耳非賊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惡

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上問戩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仁宗嘗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尉謚文肅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荆公曰有眞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衮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遂居吳師孟居南國側號晝錦坊景祐元年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青州爲政簡而嚴剸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無隱情喜爲詩効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圃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袞化七閩無以加也天下以爲才卿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文學登科以政事躋顯以言語出疆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革本德清人舉神童慶歷之後累歷監司有聲請郡自效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年八十二今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秉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愼儀之孫幼穎悟絕人讀書虎邱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清修它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敎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事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況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怵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峰攻苦食淡遂博極羣書鄉人號有脚書厨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況

龔況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龔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丐歸一日徧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隲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於羅織黨錮事載國史

侍其渢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没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謚曰夷晦先生滕元發志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於民者有行義修絜退而講學爲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强立君子也善士葢指渢其慕尚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爲陜西轉運判官奏王贍王厚取邈川靑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

至湟州道路險阸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溫溪心故地當求溫氏之後立爲屏輔皆在可棄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棄地爲罪降官入黨籍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嘗守郡謝事因居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事具七檜堂條下）清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第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熒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齰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爲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清臣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勑使吏不敢欺遷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邠澶青永興河陽諸郡

淸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尙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於經術仁宗留神經藝象先以古學進勉問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啟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刑名之學所尙詳平又以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許捕之條百餘其持法近

厚如此修敕成例賜勳爵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爲文文正爲郡安定胡先生翼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廷試兩爲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爲賢將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眞定府鄆許秦定青揚鄧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謚章敏甫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葬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

出爲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詳見園亭門）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絶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郢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續圖經并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

陳之奇字虞卿曾祖贊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

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毋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瑋尚秦國大長公主詔舉經術仁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卽致仕郡留其奏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亹亹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吳必問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

王岐公聞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閶門之下觀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眞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莆陽從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穫間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入爭傳誦王安石以謂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

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敕牒袍笏於其家得與化軍助教拜受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卽屏居於外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彝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卽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無夕儲讀書哦詩泊如也神夷氣昌未嘗有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世

間有傾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

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雖嘗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吳郡志卷二十五